

## 书香校园的点灯人

刘志宇

老贺中等身材，一张国字脸，古铜色的面庞散发着坚毅的光芒，浓眉下那双大眼，总是闪烁着温和与真诚。每逢与人相见，他总会憨憨地露出一脸真挚的笑。不惑之年时，组织任命他为某乡镇中学校长，这任命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。

上任不久，开学第一周的升旗仪式上，贺校长将每个年级最为优秀的一名学生，请上了主席台介绍学习经验。待经验介绍完毕，正当他们准备走下主席台时，贺校长示意他们暂且留步。刹那间，台上台下的师生纷纷将满是疑惑的目光投向这位新来的贺校长，无人知晓这位新校长的心中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。

只见贺校长迈着大步走上主席台，面带微笑地问道：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背诵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、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吗？”

贺校长提到的这几篇文章，都是初中生必背的课文。台上的学生们，或许是因为紧张，或许是初次登上这般庄重的台面，又或许是真的尚未熟练背诵，都紧张得满脸通红，一个个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。

“今天我不责怪你们，或许你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我还是二十多年前读书时读过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现在当着大家的面，试试看能否背诵出来。”贺校长笑着台上的学生们递上了一个温暖的台阶。

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贺校长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、一气呵成地将《岳阳楼记》一字不差、极为流利地背诵了出来。

贺校长刚背诵完毕，台上台下瞬间响起了如雷鸣般的掌声。

第二周的升旗仪式上，每个年级的第一名再次被贺校长请到了前方。大家始料未及的是，贺校长竟问起了与第一周升旗仪式上相同的问题。

一个学生怯生生地说道：“我能背。”

“好！请你背诵。”这个学生轻声地、慢慢地，一字一句，虽说因紧张而不够流畅，但最终还是将整篇《岳阳楼记》背诵了出来。

“不错，大家都要向他学习。下面我来为大家背诵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”贺校长操着他那不标准的湘潭普通话，一口气背诵完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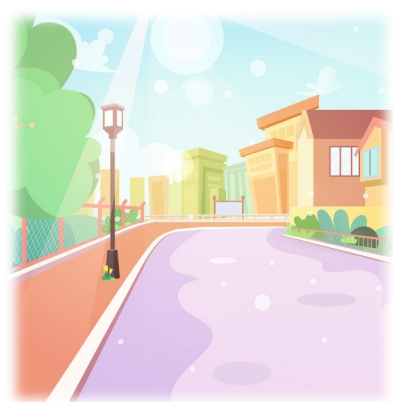
台上台下的师生们使足了劲儿鼓掌。

师生们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个学生的父亲乃是贺校长昔日的同事，他深知贺校长行事极为执着。学生回家后，贺校长在升旗仪式上把事情告知了父亲。“下周的升旗仪式上，你们的贺校长肯定会再次要求你们背诵这几篇文章。”这个学生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，一有空便背诵那几篇文章，直至滚瓜烂熟。

果不其然，贺校长果真又要求学生背诵文章，从那以后，学生对他的父亲更是崇拜有加。

掌声过后，学生们在心底暗暗叮嘱自己，下次也要如贺校长一般，能够流利地背诵这些名家名篇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校园里掀起了背诵课文的热潮。贺校长也坚持着，一有机会就在学生大会上背诵古诗词。人们都称赞他记忆力超群，他却说这记忆力是被逼出来的，也是当时苦于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无方而想出的奇招。

贺校长以自身的言行影响着校园里的每一个学生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颗心灵。在贺校长的大力倡导下，浓郁的诗词文化浸润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每一位踏入校园的人，都能感受到那有形或无形的美的熏陶，享受到或深或浅的美的润泽。



## 麻溪河

张雄文



麻溪河上赛龙舟。

通讯员 摄

那道细瘦的溪流，揣满天光云影，穿山绕岭，到资水边上的张姓人聚居的村落，身子陡然丰腴起来。

她缓缓顾盼山谷间的两岸，而后，裹挟麻堂山的桃红柳绿，或者两岸稻麦的金黄，从容扑进了村里人眼里的粗犷大河——资水怀抱。

麻溪是小河，却像一个仁慈的母亲，用乳汁喂养了麻溪村祖祖辈辈的乡亲。从麻堂山到烧火山、大株山，绵延起伏的山峦间，村里几代人像粗布上绣花一般绣出了层层梯田。

每到炎炎夏日，一丘丘稻田肌肤开裂。水稻灰白了脸，痛苦扭曲着身子，听着知了一遍一遍嘶鸣，似乎闻到了自己焦糊的味道。

祖父的心也像灶膛的柴火煎熬着，眼里溢满了赤红的忧郁。他戴上斗笠，领着幼小的父亲，一人一担杉木做的水桶，弯腰从麻溪河舀了水，踉踉跄跄往返于山上的稻田。

水稻保住了，爷爷绛紫色的皮肤又黝黑了一层，钟磬般的笑声里，透着缓过气来的稻穗幽远的清香。父亲的头则似乎撑高了一小截，临风而立，像一棵成熟饱满的稻子。

后来，全村男女老少拎上锄头、扁担和篾箕，像一群蠕动的山梁间的蚂蚁，一寸一寸地开挖、填埋，终于将几座老死不相往来的山峰连接起来，修了一条穿越云端的水渠。水渠从靠近麻溪河的一头，用抽水机吸河水，穿过鸟雀聒噪的林间，照出松树、杉树、樟树、竹子和其他低矮灌木的影子，淌过新土堆砌的过水大坝，探身到全村最偏远的院落。爷爷这时已像门前椿树一般老了，父亲扛起了全家八九口人的日子。爷爷拄着拐杖，蹒跚移出院前的槽门，仰头眺望对面山上与彩霞一道飞跃的水渠，眼前似乎满是饱满谷粒，默然流下了浑浊的泪水。

水渠也浸润了殷红的鲜血。一个叫克华的张姓本家，是村里唯一见过山外大世面的子弟，出身黄埔十六期。他每天低眉缩颈，带上被村里人唤做“九莲鞭”的妻子前来出工。他们一家时运不济，被一股汹涌的潮流裹挟，不时被拉出来批斗。似乎为了表现积极，减轻“罪愆”，一头怪异白发的“九莲鞭”，总是挑着土坷垃冒尖的篾箕，行走如飞。那天，半成的大坝轰隆一声，突然塌方，刚好将她连同篾箕埋在其中。大家手脚并用，慌忙刨出来时，已没了呼吸。

随着六月雨季的远行，咆哮的湘江终于安静下来。太阳向湘江上游水天线移动，洒下一江的殷红，城市的燥热被江风稀释。我引领着大孙子，漫步欣赏江面呈现的水彩长卷。

湘潭河西滨江风光带，历史巨擘用浓墨重彩，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文化符号。从窑湾往下游，潭宝汽车站、唐兴桥、唐兴寺、望衡亭、秋瑾故居、宽裕粮行等等，这些符号与湘江互为辉映。

三大桥河西右岸的滨江带上，如卧佛一般的大理石碑上，镌刻着“小东门”，告诉世人，这里曾经有过繁华与兴盛。北宋年间，水患严重，湘潭县城从洛口搬迁到湘江北岸，即现在的观湘门一带。“小东门”又名“文星门”，是唯一通江的门，旧时学子参加乡试朝考，都要从这个门出入。大理石碑的下方，有一座九十四级的花岗岩石铺就的码头，延伸入江水，码头长三十八米，宽十二米，四条通道。县志记载：清嘉庆年间，由邑人周汝尧发起捐资修建。这座码头，自建成之日起，开创了湘潭县城小东门繁荣景象，货物聚散，商贾云集。

离“小东门”大理石碑不远，矗立着一块纪念碑。纪念碑由三块大小不一的船帆图案组成，两只和平鸽伴飞船帆，碑文为“湘潭和平解放纪念碑”。1949年8月4日，湖南和平解放。9日下午，人民解放军46军138师先遣部队，从

麻溪河让村人活得谈不上格外滋润，却也皮实有劲。不过，河水偶尔也金钢怒目，容颜可怖。父亲心有余悸地说：少年时，上游蓝田、宝庆一带连月暴雨，河水由清转浊，一点点漫上来，吞没了田垄里的庄稼、菜园、水井、道路、晒谷坪，直到院落槽门前的青石板。湿气浸透的窗口望去，浊流滚滚……

一村老少面色如土。父亲也惊惶了一阵，终究抵不过少年心性，偷偷找来竹竿，立在槽门边，挑起那些顺流而下的衣物。正打算带一家老少上山躲避的祖父，一眼瞥见，又惊出一身冷汗，一把抢过竹竿，连同那几件破烂衣衫丢进水里，顺手给了父亲头上几个脆响的栗雷。

我生长在大山间，除了麻溪，眼皮闭合都是挤满松树和杉树的山丘，又读了些酸酸的诗句，像厌倦了圈养的笼鸟，渴望白浪滔天的大海。听饭桌上的父亲说着往事，没有丝毫恐惧，反而隐隐盼着这种“洪波涌起”的壮观。

洪波始终未曾到来。仅仅小学高年级时，瓢泼大雨长久不止，麻溪河终于浮肿起来，渐渐吞噬了田野，逼近了岸边的村小。不远处横跨两岸的风雨桥，年久失修，河水离木板桥面已不过两三尺。学校揪心对岸学生的往返安危，敲响那截吊在梁间的铁轨，早早放了学。

我家不用过桥，便也不急于回去。像观看端午节的龙舟赛一般，兴奋地立在岸边。麻溪河浊流涌动，水声如雷，却没有特别颠簸的浪涛与漂流的猪羊。三两天后，水势在离院槽门尚远的地方，像拔了气门的皮球渐渐回落，瘦成了原来的模样。

离别老家多年后，我住了一段时间枕着波涛的北戴河，终于亲近了时常壮阔在梦中的大海。茶余饭后，披了满街的松风，踏上秦皇眺望海上仙山或者曹操东临碣石脚，我久久伫立海边，凝视水天一色的碧波荡漾，忽然莫名想起远方的麻溪河。

她的仁厚，挤开了眼前苍茫的大海，仿佛天外飞来的一根银针，狠狠扎在我往日轻忽的某个穴位上。穴位上溅起的乡愁，像一张突然撒网而来的巨网，将我牢牢罩住。海边的世界一片静谧，眼前似乎只有清亮的水、飞跃的水渠和面目黧黑的父老们。

被我遗忘已久的麻溪河，化作西晋名士张季鹰笔下的莼羹鲈鱼脍，芬芳四溢，让大海边的我烂醉如泥。

## 我要游湘江

徐秋良



衡阳经株洲方向过来，在五里堆集结，乘船过湘江，从小东门上岸，与中共地下湘潭县委、湘潭城市工委在此会合，湘潭市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

每年在这个纪念日前后，湘潭市民游泳爱好者，都会聚集这个码头，畅游湘江，从小东门码头下水，有的一个来回，有的两个来回。他们用水游的方式纪念雕刻在湘潭人民心里的日子，感受那个年代的激情岁月。

沐着晚霞，我带着孙子，来到这块纪念碑下，来到这个码头。

我牵着孙子的手，拾级而下，在离江面只有三个台阶的地方坐下来。一位白发长者，坐在我下个台阶上。他用手拍拍孙子的肩膀，鼓励说：不要怕，我带你父亲游湘江时，他还没你这么大，他游得比我还快。

在和白发长者的交谈中，得知他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是迎接解放军入城、陪同解放军坐船过江的工作人员。那年他十二岁，很好奇，追着看热闹，吵着缠着要上船过江。父亲坚决不同意，他就跳入湘江，尾随解放军的船过江，挤在欢迎解放军的游行队伍里。

“爷爷，我要游湘江。”孙子突然站起来，对我说。

不等我回答，白发长者抚摸孙子圆圆的小脑袋，鼓励说：好啊，等你长大，参与到游泳的人群中去。记住这条江，记住这座码头，记住这个时间。

## 梅树村的日常

李少岩



万事开头难。梅树村没有区位优势，也没有可圈可点的热门景点，梅树村委会依托蒲溪水资源丰富，溪谷沟壑丛生，水位落差大，发展蒲溪漂流。来漂流的游客多了，带动景区餐饮业和零售业，村里旅游红火起来了，就业问题解决了，村民收入也增加了。

游四艳引领我们一行人来到梅树溪畔，这是新开发的特色民宿。一字排开的客房立在蒲溪畔。客房采用南竹修葺，飞檐翘角，造型新颖别致，墙体使用双层竹块拼接而成，中间夹一层保护膜，防寒，隔热，静音，游四艳解释说，这些南竹全部来自本地，就地取材，既能降低客房的成本，又能吸引游客新奇的眼光。随后，她打开了几间竹屋，让我们体验竹制客房与众不同的感受。房间窗明几净，床品洁白规整，环顾室内，与城区酒店并无二致。窗外是喧闹的蒲溪，远处是碧绿的青山，山映水中，水绕青山，好一幅山水相依、天人合一的乡村景象。

问及游四艳家庭情况，她说有两个孩子在上学，丈夫在村里做协警，两人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。游四艳家在湖南省安化县，盛产黑茶，每年茶叶销售收入可观，论经济实力，男友跟游四艳家有着天壤之别。父母得知男友家境以后，极力反对。

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。2011年冬，游四艳毅然决然地嫁到梅树村。小两口在一起，日子过得琐碎、俗常。几年时间，通过不断努力，现在家里生活有了很大改观。游四艳说，村里实体经济搞起来了，村民收入提高了，我家买了车，还在城里买了房。

前些日，看到游四艳微信朋友圈，照片是一篮子青色的土鸡蛋，配有一段励志的文字：人生虽然短暂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让生命更有价值！

那一刻，我没有犹豫，为游四艳朋友圈点赞了。

梅树村正在推广全新生态游，打造的主题是留住乡愁。让炊烟缭绕、鸡犬相闻和慢节奏的生活元素，在梅树村一一重现。机船靠近码头。一行人走下机船，沿着蜿蜒的村道前行，但见水岸柳树成荫，村民房屋错落有致。

进入梅树村，村妇女主任游四艳接待我们，她为我们讲述了梅树村的近况。她说：这几年梅树村大力推广紫珠药材种植，还开发新能源光伏电站，采取村委会与农户入股模式，以梅树村特殊的地理资源发展生态旅游，目前经营的项目有蒲溪漂流、亲子乐园、烧烤基地和竹屋民宿等业务。



文学青年

## 家的味道

李雨珊

在冬日的炉火上，有一种紧糯馨香的味道，那是寻遍四海最具“家”的气息的美味——攸县晒肉。

攸县交通便利，素有“衡之径庭、潭之门户”之称，有不少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，其中“攸县晒肉”最为有名，被列为“株洲四宝”之首。

过年时，攸县每家每户每餐都必有一碗红红的、吱吱冒油的攸县晒肉。裹着红色米粉的晒肉，蒸熟了散发出迷人的光泽，一筷子下去，“滋”的一声就冒出了油，咬上一口，比粉蒸肉紧致有嚼劲，且肥而不腻，唇齿留香。

而这甜美的冬季美味，大部分却在夏季制成——夏天的阳光最好晒肉。还记得儿时的暑假，清早爷爷去集市买五花肉，一买好几桶。我也不会帮爷爷处理肉品，但我就喜欢黏在爷爷身后一刻不停地帮倒忙。

“滋滋滋——”爷爷先给五花肉烧一下皮，再将五花肉切成均匀的厚片，加入食盐、料酒、生抽……搅啊搅，拌啊拌，我也会掺和几下，假装卖了不少力。

腌制一个晚上，接下来拌米粉了。颗粒分明的红曲米粉，装了满满一盆，我也学着爷爷拿着一块块腌好的肉，在粉里放一放，让肉的两面都沾满厚厚的粉，再将它轻轻地放到竹筛中。等放满一个筛子后，就将筛子放到大太阳下暴晒。这一晒就是三四天，肉的体积变小了，米粉和肉紧紧地粘连了。闻一闻，米粉的芬芳、肉的香甜就浓了——阳光是有魔法的。

肉已吃罢，口腔中的余香还在，从舌尖上的醇香蔓延成心底的暖意——攸县晒肉，家的味道。